

書全科百年少

類二第

本節著名美歐

冊下

行發館書印務商

Library of Useful Knowledge
for Juveniles
Book of Famous Book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編校人

以姓氏筆
之多寡為
序

編譯者

王昌麟 孔祥麟 朱厚銀

池邦鈺 余 沈同治

余翔九 吳超海 吳長培

周傳鑑 周青民 侯紹斐

施之澄 胡嗣義 俞 定

郭崇階 孫宗源 陳 生

陳開懋 徐仁銑 唐 鳴時

陳思義 陳體榮 高仕煊

景昌極 黃俊保 高爾松

高爾柏 章昭燧 張忠毅

張企留 葛益熾 高良濟

萬國鼎 華桂馨 殷佩斯

殷懋劍 鄭 樞 蔣綿恩

蔣國鈞 蔡經緯 錢明達

錢保玖 錢望新 鍾鳳林

謝錫林 顧德隆 鄧仲恩

任鴻備 沈 登 周 頤生

乘 志 段青華 胡先驥

曹惠羣 劉樹梅

整理者

錢江春

校訂者

錢江春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回(少年)百科全書二十冊

(每部紙面定價大洋貳拾元)

(歐美名著節本二冊)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少年百科全書 第二類 歐美名著節本下冊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

(一) 亨利愛斯夢傳 Henry Esmond

(安皇后時代的故事 A Romance of the Days of Queen Ann)

薩克利一生事蹟，詳見本叢書的世界名人小傳，現在不再述了。他最有名的幾部小說中的人物，我們總覺得沒有比他同時的却而司送更司所著小說中人物的有趣和動人。但當然也有例外，因為他是個和善可愛的人，所以有時也能够給我們很和善可愛的人物。我們現在先讀一篇亨利愛斯夢傳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這一篇說他是歷史小說中古今第一部，也不爲過甚。裏邊的事實，是很有趣味的。亨利愛斯夢和開斯而烏德夫人二人物，是他著作中最高尚的人物。此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六年後此書之續篇出世名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讓我們先讀正傳，後讀續篇。

威廉第三末年和安皇后時，英國有許多人要擁詹姆斯第二 James II 復辟。這是實事。至於亨利愛斯夢的誕生，是在故事內很要緊的，不可不預先說明。這時有一個人名叫湯姆斯愛斯夢 Thomas Esmond 的，

隨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至歐洲南部征伐，在路上他和一個織工的女兒結婚，生子名亨利。不久他棄了他妻子，回到英國。於是可憐的女人，只得進寺院修行，不久即過世。

湯姆斯回到英國，即繼承他叔父開司而烏德子爵 Viscount Castlewood的產業，與他族妹伊莎伯而 Isabel結婚。將前次的婚姻，祕而不宣。雖則他從幾方面看起來，是一個不大道德的人。然心思還算和善；他聽見前妻死耗，即將亨利帶回，由哈爾脫神父 Father Holt管理。

湯姆斯雖則如此，然而不承認亨利是承業的人，也不承認他是他的兒子。後來亨利漸漸長大，智識亦漸漸開通，纔知道他的姓愛斯夢，並不是湯姆斯特意的賜贈他，而自有姓這姓的權利。

愛斯夢全家雖不屬於羅馬教，但極輸忠於斯多亞王族 Stuart Kings，哈爾脫牧師現為亨利的師傅，也是個忠於湯姆斯第二的人。對於湯姆斯第二復位的事，非常出力。愛斯夢全家，幾次三番，為湯姆斯第二犧牲。在歷史上有名的湯姆斯第二與威廉第三個的戰爭中，湯姆斯愛斯夢沒於陣上。他妻子伊莎伯而逃到他母家千而西 Chelsea屋裏躲藏。哈爾脫亦離堡遠颺。所以堡中止有亨利和幾個僕人，非常寂寞。

不久開司而烏德子爵堡，有新主人到了。這人名陸軍大佐法郎愛斯夢 Colonel Frank Edmond，是愛斯夢家的近親，約有四十五或五十的年紀，生得粗率難看。同來的是他的妻子，止有二十歲，女兒比阿斯 Beatrix是個很可愛的小孩子，年止四歲，一見亨利，便與他接吻。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奶娘手裏。這四個是亨利的新伴。

當法郎愛斯夢夫人問他姓名的時候，他答道：「我叫亨利愛斯夢」，說着，抬起頭來，見了夫人。他立刻表着

又驚又喜的樣子。因為這樣美麗的人，他從來沒有見過。

她頭上長着一頭黃金髮，亮得如夕照的黃金色一般。面色如一朵閃眼的鮮花；眼睛的光線，帶着和善，使亨利見了，驚奇不止。夫人身心的美麗，做了亨利一生的指導。他們初起以為二十歲的婦人，和十二歲的孩子，未必能有十分大不同的要好快樂，不意隔了一時，年齡的差別，竟完全忘掉了。

夫人對她丈夫非常忠心，而她丈夫不能說是怎樣好的好丈夫。夫人總想出種種方法，使她丈夫快樂。待她子女，極其愛惜。對於亨利，十分和善。亨利生平受這樣的和善待遇，是第一次。所以亨利現在享受新快樂的生活，然不幸偶然遇着壞運，竟將夫人的快樂生活毀壞。

有一次亨利到一個村莊上去遊玩，不知如何，染着天花。回到堡裏，才發覺，法郎愛斯夢和女兒比阿斯即往倫敦避開，以免傳染。

夫人和小法郎留在家裏，所以也染着這個毛病。病後夫人的美麗，完全失掉。法郎回來後，並不容氣，對他夫人說，他對於妻子，已失望。於是夫婦間愛情遂大減。

不久亨利被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學做牧師，假期回來，他看見堡內有一個客人，名莫很公爵 Lord Mohun，他的惡名，通國皆知。近來法郎常與莫很飲酒作樂，夫人對於他丈夫的行動，很不快樂。而法郎亦出怨言對亨利說道：「自從你帶進天花病來後，我們一直到現在，總是這樣的不快樂。」

夫人常常向丈夫勸道：「這樣的朋友，還是沒有的好。」亨利第二次回家的時候，情形更壞了，他們夫婦倆簡

直當面口角。而法郎行爲更爲放縱，竟於有一夜在夫人面前對女兒比阿斯說：她長大之後，便嫁給莫很。比阿斯以笑報之，並說前一晚他母親霄和莫很有一很長的談話。

夫人很嚴重的說道：『我說的什麼話，可以請莫很親自來對證。』說時攜着他女兒的手走出找尋莫很去了。莫很知道這情形便對法郎說道：『你的夫人對我說的什麼，我不妨據實告訴你，她勸我不要和你再飲再賭。你想想他爲你好呢？爲你壞呢？』

法郎斜着眼珠答道：『自然你總是個好人，我的公爵啊。』

莫很答道：『尊夫人固然賢德，但我沒有什麼好處，我不拿言語和你見高低，要便交交手。』

『隨你什麼時候，』子爵說。

照這樣看起來，他們要決鬪了，夫人大驚。翌晨，莫很仍舊很客氣的告別去了。不久全堡人又驚恐起來，不知何故，法郎不告一人，與律師商量得很忙。

一月之後，他忽然說身體不好，要到倫敦去醫病；亨利亦同去。在一個旅館裏，他和莫很等遇見。於是他們大翻紙牌，末後莫很和法郎又爭論起來。遂決定決鬪於李散斯脫場 Leicester Fields。事前法郎將一切實事，都講給亨利聽；他說，莫很曾經寫一封侮辱他妻子的信，中途被法郎得到，所以早有和他決鬪之心。祇因法郎還欠莫很錢，所以直到現在未嘗交手。

亨利還沒有知道，決鬪已過了。法郎不幸傷中要害，不久即死。臨死時，這位被誘的好法郎拿出一張證書

來，交給亨利，上面寫著他的身世。他是開司而烏德的正當繼承人；原來這一件公案已給哈爾脫神父披露了。

亨利拿到了這張證書，大費躊躇。假使他去宣告說開司而烏德是他的產業，豈不是奪了小法郎的家私麼？夫人爲失了丈夫，已悲切不勝，假使她知道了產業又失掉了，不知要悲到怎麼樣！最後亨利決定了，他將證書丟入火裏，燒了。

不意他這樣的大犧牲，沒有好報應。因爲他助法郎決鬥，竟被捕入獄。當夫人來看望時，又將亨利大罵一頓，責他不應該放他丈夫去決鬥。夫人因爲過於悲哀，不知不覺說出很凶的話來：她說她不願再見亨利。

亨利被釋後，他不願去做牧師；由伊莎伯而幫助，得了一個軍中的差使。他做了一年多些，很爲國家出力；接二連三的升任，做了大佐。回國後他聽說法郎夫人要嫁給一個堡內著名壞牧師，湯姆脫先 Rev. Tom Tusher 心中驚奇起來。他想這件事情他一定要設法阻擋的，便不願不願再見的話，竟到文却斯脫 Winchester 去見夫人了。到文却斯脫後，他在教堂見了夫人，仍舊穿著寡婦衣服，在那裏唱晚禱歌。身傍立著小法郎；現已長成爲一個很好看的少年。禮拜畢，法郎先看見亨利愛斯夢，立即跑過來表示歡迎。夫人也說道：「這是你的好處，仍肯回來看我們。我一逕想你總要回來的。」

夫人伸出他美麗的小手給亨利握了；亨利一看，指上面止有她結婚戒指，並沒有定婚戒指，纔定了心。此後遂與夫人和好如初。傳聞之言，竟一點也不確。

這一個冬天的日子，當夕陽初下，他們散步回家的時候，夫人說了見他回去的如何歡喜，亨利也非常快樂，約

定了此後他們常永不再離。

他續道：『我們離開歐洲到新世界去，建立新生活罷。在歐洲你已有許多可悲的過去事，不如到加而司王 King Charles 特賜我們祖宗的浮吉尼亞 Virginia 去。想法郎必以爲然的。』

夫人答道：『不要說了，你年輕力壯正好向四方發展，我呢，不能再遠行了，但你如有什麼傷心的地方，仍望回到我這裏來。』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亨利忽得一新感覺。

大廳扶梯下，亨利見一極其美麗的女人，執着蠟燭，走上來。燭光映着她的頭頸，顯得又白又美麗。頸下圍着一根鮮紅緞帶，更顯白頸之白。這人就是比阿斯；聽說亨利愛斯夢來此晚飯，特意裝扮了起來。當亨利出去的時候，比阿斯止是一個小姑娘，現在長成一個女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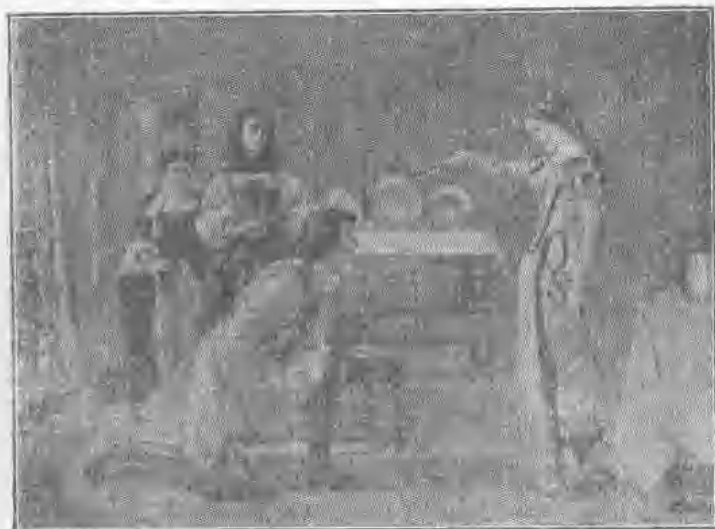
她面色的光澤，恐怕春天的玫瑰花，也比她不過。她的眼睛，如此明澈燦爛，亨利也從沒見過。她是一個優色的美人，因為她的眼睛、頭髮、眉毛和睫毛，都是黑的。她的頭髮飄在肩上，起波動形。她的皮色，如白雪映在日光裏。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來了。對着亨利嫣然一笑，亨利看得呆了，只顧對着她的眼睛望着。此時比阿斯已近亨利身傍，伸着頭好像要讓亨利和她接吻，像以前小孩子一樣。亨利便也迎了上去。

『不，』比阿斯說道：『不，我已經長大了，歡迎你，我的族兄亨利。』說着，她鞠了一躬，伸着二隻手道：『亨利你來了，我們快樂極了。』

亨利住了幾天，法郎將許多貴人，如何拜倒在他姊姊石榴裙下的情形，當故事一般講給他聽。這樣他知道她是個虛榮心很大，心思常變的人，便認非富貴兼備不能娶她。他雖深愛開司而烏德夫人，然而爲了要擁有她，禁不住幾次想宣布他是開司而烏德的繼承人，他心中大起戰爭。他想要免去這種苦惱，非離開此地不可，遂決計到德國戰場上去。當亨利回國時，他已有小小一點產業，和伊莎伯而遺下來幾塊有價值的金剛鑽。比阿斯出落得比以前更美了。

但她這時已與海密爾登公爵 Duke of Hamilton 訂了婚。這位公爵正在進行一個計謀，他想到法國去引茄姆斯第二的兒子查禮進來，乘安皇后近來身體不好之際，奪了帝座。比阿斯亦在此計劃中。心裏正在快樂將來能做建國功臣的夫人。

此時亨利已爲副將，他便對他說道：『你快去和我母親結識，讓那戀愛夫妻如大辨與曾五（*Carly and Joan*）罷。你們二人最配了，我的族兄啊，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我是無望的人呢？』



此圖爲新愛蘭行武士羅德

在康興東 Kensington 皇宮附近，他找到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對他說，她也知道亨利的身世了。伊莎伯而臨終前把這事告訴她。以前他父親在日，爲了棄帝勃姆斯的關係，不敢將此秘密宣布。「現在要由你自己決定了」夫人說。

「我在法郎開司而烏德臨終的時候便決定了。」愛斯夢說。現在我做一家之長，而開司而烏德子爵仍讓法郎做下去罷。」

「可愛的大量的亨利」夫人呼着拜了下去：「不要攜我起來，讓我跪在這裏拜你。」

他的寬洪大量，雖說一部分出於愛小法郎，然大半皆由於愛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一看他是這樣一個好人，心裏暗暗歡喜。

那知這時節海密東公爵又與莫很決斷；海密東立即斃命；莫很亦中要害，不久即死。這事傳到比阿斯耳內，自然悲傷不堪，她所有的希望，都雲散煙消。且對亨利說她自己已是無望的話，也驗了。

愛斯夢這時正在進行一個計劃，要私自將查禮引到英國，俟安皇后一死，即擁立爲帝。這時開司而烏德子爵（即法郎）仍在來因河 The Rhine 領兵，因爲他的面相和查禮相同，遂請查禮扮了開司而烏德子爵，而真子爵改爲從者；回國而來，至康興東亨利家中。那裏愛斯夢全家和查禮的黨人都在；私底下都奉他爲王。

全屋的人心裏，都充滿着極大的希望；惟有查禮獨自很冷淡。他是一個女性的人，專用於愛情一端，他和比阿斯天天混在一起，看來比他復位的計劃，還要緊。

所以他們黨人，將比阿斯貶到開司而烏德堡去；比阿斯大恨亨利愛斯夢，說是他使她太失尊嚴的。

黨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裏盼望安皇后死耗，使查禮立刻可擁戴爲王。一天消息傳來，說安皇后病勢甚重，不久即要逝世，正在歡喜的時節，忽然發覺查禮不在康興東，不知去向，都大吃一驚。他們想來，他一定到開司而烏德和比阿斯尋歡去了。

愛斯夢和開司而烏德子爵立即跨上馬，奔向開司而烏德堡來。果然他們付着的不錯查禮竟在那里。此時他們也顧不得儀文了，立刻逼他同走。愛斯夢埋怨查禮何以如此糊塗，連這樣好機會，都幾乎要錯過。此時安王后或者已死，他却在這裏寫幾首綺妮的詩，送給那美而輕佻的小女子。查禮始對亨利這種舉動，非常忿怒；但亨利忍着並不和他爭辯，惟教他到一間祕密室裏一談。這室是在火爐傍的一扇小門裏。他們坐定之後，亨利拿出一卷紙來，這紙是一選守着祕密，沒有被人知道的。

副將愛斯夢說道：「陛下請看這裏。這是侯爵的證書，是先帝在聖加門教堂 St. Germain's裏賜給吾父，開司而烏德子爵的。這是我父母的婚禮。這是我自己誕生和受洗禮的證書。我受洗的教會，是陛下生平最崇拜的一個。」轉向驚呆的法郎說道：「我親愛的法郎，這些都是我的頭銜，這些紙，都是有關於我的。你看這是一張受洗禮的證書，這是婚姻的證書，這是侯爵的證書，這是皇上親筆所書的特賜恩旨以光榮我們全家的字蹟。」他一面說着，一面將這些證書，送入火裏。又向太子說道：「願陛下清聽，亦願陛下記着我講的。我們全家都爲陛下盡忠而衰敗。祖父將私產變賣，幫助陛下軍糧。又爲陛下在沙場上血戰數次。他的兒子，爲陛下

戰死疆場。而法郎子爵的祖父，也爲陛下傷命。我還有個女戚，即吾父親的續絃，將她所有的錢，全爲陛下犧牲。所得結果：就是一個現已化爲灰燼街頭，一毫無價值的藍緞帶。我現在放在你的腳上，牢牢的縛着。我要取出我的劍來，當陛下面一折爲二，以阻止陛下不正當的行動。法郎啊，我想你一定也願意這樣做的，是麼？」

法郎正在呆看那證書，一片一片的在火裏燒着。聽了亨利的話也拔出劍來，一折爲二，並說道：『我情願追隨我族兄亨利後塵。這都是陛下自己的不是。現在安皇后一定死的了；假使陛下不離脫忠心的臣下，陛下一定已是國王無疑了。』

太子抬起頭來重重的說道：『失掉了一個王冠，失掉了這些忠臣，有什麼希奇呢？現在我給你在我權力裏的賠償，你願和我決一戰否？』

於是愛斯夢和查禮翻起來。法郎慌忙過去，用斷劍將他們二劍挑開。這時門外走進比阿斯——見房內情形，大變面色，臉色白了，眼也昏了。

比阿斯說道：『請萬歲吃了早飯去罷。』說着跑到亨利身傍，咬着牙齒附耳的說了幾句話。亨利對着比阿斯看看，心想我怎麼爲和這樣的女人，講愛情呢？

亨利和法郎同着皇子查禮一路向倫敦進發；只見一羣人民，立在康興登殿 Kensington Palace前。不久門內轉出一隊樂隊，一隊傳令官，樂隊伊伊烏烏的奏着樂，傳令官四散向民間喊道：『喬奇 George 受了天帝的恩寵，天命賜爲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法蘭西愛爾蘭的王，和天教的保護人了。』民間和聲喊道：『願天帝

保護萬歲。」

喬奇王的樂隊，這樣一吹，將查禮所有希望，完全付之東海流水。他慌忙奔回法國。

黨計失敗之後，開司而烏德子爵，往外國去了；和一德國女人結婚。不久比阿斯亦離開她母親，她家鄉，到法國居住。有一天亨利愛斯夢去望開司而烏德夫人，只見他獨自哭泣。亨利就要求做她生死的保護人，情願永遠不相離開。

於是這位真英雄和天下第一和善的女人，結成眷族。法郎將美境浮吉尼亞 Virginia 之地產，給他們夫婦倆。他們到了美洲，建設一新開司而烏德堡。

愛斯夢自己說道：「我們在太平洋彼岸國裏，（指美國）有一個時節最快樂；真是大氣清朗，惠風和暢的；這我們叫他西印度夏季。我常常想我們人的秋季，正和這快樂酷熱的氣候一般。我感激太陽光和別的天賜物不盡。幸喜又生了個孩子，既像父，又像母，我們都歡喜他到不得了。所有金剛鑽，現都變了耕具，工牛，和黑人。我們的快樂，可說是全國少見。所有裝飾用的鑽石，都變了有用的東西，惟一粒金紐，是當我在監牢時從臂上脫下來送給她的，她還很珍重的藏着，並說永遠不和這物離開。」

（二）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亨利愛斯夢的子孫的故事）

愛斯夢大佐自安皇后死亡之後，不得不離開英倫。他是茄姆斯黨裏的健將，皇后一死，他和茄姆斯黨的人，要想扶助他的兒子做英王，不道失敗了；愛斯夢在英倫住不得，便離開他的祖國，到美洲去。

他到了美洲，便和開司而烏德夫人結了婚，又是一番天地；他和夫人住在浮吉尼亞，這浮吉尼亞地方，有開司而烏德子爵的產業，他娶了子爵的寡婦，子爵的兒子小子爵，是他的繼子了，這小子爵便把產業交給他。

他們仍舊用英倫府第的徽號，稱他們浮吉尼亞的住宅叫做新開司林烏德，就在新宅裏生下一個女兒，名字叫賴吉；這小姑娘生得很活潑有能力，能自表出身的高貴。她也和她母親一般，早年就嫁了人。她的丈夫是諾福克男爵的小兒子，名字叫做喬奇華林登。他們結婚了不多幾時，賴吉就做了寡婦，年紀還很青呢。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喬奇，一個叫做哈利，那是雙生的兄弟，喬奇出世，比哈利早了半點鐘，因此喬奇繼承了他父親的產業，哈利自小教成了敬重他的阿哥。

愛斯夢大佐自從他的夫人亡故了，便把產業都交給女兒賴吉去管理，賴吉做事的才能，和經營的能力，是浮吉尼亞有名的。她是個少年貴夫人，自信力也很強，她做了這樣貴顯的父母的女兒，更是她得意的事，因此爲她自己的權利，不是和兒子們口角，便是和鄰家尋鬧，而且她還要和英倫的親戚們通信爭論。

她丈夫也不是沒名譽的，但是她丈夫死了沒幾時，便不肯稱華林登夫人，偏要稱「愛斯夢太太」。她父親愛斯夢大佐死了，她承認喬奇去繼承她外祖父的產業，但權柄都在自己手裏，好像太后代少年皇帝攝政一般。她的兒子們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個嫡母遺給他們幾千鎊的財產，這驕橫的愛斯夢太太又大大的鬧了起來，

因為倫敦的律師，不肯承認她的要求，去處分這筆財產。

她要把這筆財產都給哈利，因為喬奇一邊有律師主張，要兄弟平分的，她責罵喬奇的卑賤，而且決定要把全數的錢都存儲看給哈利。

她終身是如此做法，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幸而他兄弟兩個，並不因他們母親的荒謬，牽涉到友愛上去，他們仍是互相愛好的。兄弟當中，要算哈利強壯一點，但喬奇這孩子的頑皮，正和他的阿哥不相上下，他母親替他們指定的一個教讀先生，名字叫華德，是個愚拙呆鈍的人，有一天，和喬奇爭論起來，喬奇得勝了，先生便辭了出去；愛斯夢太太從此曉得開司而烏德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權力是一般的了。

有一天，喬奇忽然要和陸軍少佐華盛頓決鬥了，因為他母親的一個閨友，叫做芒丁夫人的，傳出一種不確實的話來，說凡是到開司而烏德來的無妻的少年紳士，都為愛着愛斯夢太太來的，喬奇便疑心這陸軍少佐是向他母親來求婚了，因此要和華盛頓決鬥起來，幸而哈利是很稱讚這少年華盛頓的，這件事便排解了，喬奇也和華盛頓道過歉。後來喬奇也得了他母親性急脾氣的遺傳。

這時節，英國驅逐在美洲的法蘭西人的計劃已經決定實行了，派了一個伯拉陶將軍，到美洲殖民地來，組織抵抗法國人的軍隊。喬奇華林登便在伯拉陶將軍那裏做個職員，別了家人，去參預戰事。家中不斷的得了他的信，哈利便讀給他母親和芒丁夫人聽。有一天，來了一件可怕的新聞，却不是喬奇寄來的，說伯拉陶的軍隊都打败了，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聯合軍得了暫時的勝利了。哈利得了這個信，就嚇起來，恐怕他兄弟也亡失了，便

動身到前敵去，希望得着兄弟的消息。

伯拉陶死了，他的職務是滕巴管理的，哈利就到滕巴營裏去，打聽得有一個伯拉陶的職員，犯了瘧疾，病倒在那裏，然而他一看，並不是他兄弟，却是他的朋友華盛頓，現在升了大佐了，他也沒有喬奇的消息，大家猜是喪在印第安人的手裏了。

華盛頓大佐全愈了，和哈利一同回到浮吉尼亞。他母親因為失了兒子，便無理取鬧的責備哈利，她的老脾氣又連着發作起來，責罵華盛頓大佐斷送了他兒子的生命。

因為這個緣故，浮吉尼亞住宅裏的生活，便是憂愁無歡，哈利又遇着更壞的事，被瘧疾攻倒了，幾乎喪命。後來全愈了，醫生勸他到海裏去走走，因此他想起要到本國的英倫去。他一去了，他母親棄了田莊，到一個新發達的殖民村，叫做里邊門的，一所村莊裏，就在那裏坐她的小龍廷，做她村裏殖民社會裏沒有妨害的皇后的把戲。

一七五六年夏季裏，哈利華林登到了英倫，同去的是一個黑奴，叫做岡巴的，一同坐了馬車，從勃力司討海口起程，到漢姆歇埃他外祖父的老屋開司而烏德邸裏去。這古舊的開司而烏德，如今時異勢殊，大大的改變了。哈利的叔叔弗郎已死，新的子爵沒有他祖父這麼高貴的性質，消磨時間的方法，只有轟飲，賭博，談論是非……這等事了。

這等情形，哈利當然沒有曉得。他到邸裏去訪問，適值邸裏的主人都出去了，奴僕接見他也很冷淡。他留了一張字條在邸裏，就到村裏小客棧裏去過夜。哈利轉身沒多時，邸裏的人都回家了，唯有子爵的叔母褒斯登

男爵夫人沒有回來，直到夜裏纔到，他們起初竟沒有去歡迎他們浮吉尼亞的表兄弟，男爵夫人回來，見了這種無禮的情形，便發怒說，雖然夜深了，若是她姪兒當中沒一個人立刻到小客棧去迎接哈利到邸裏來，她便要親自出去。他們受了這樣的警戒，方纔有子爵的小兄弟，叫做威廉，他照規矩是要喝夜酒的，喝的醉了，到客棧裏去。這時節，哈利已經睡在床裏了，威廉竟和他爭論起來，後來由從人用了一輛小車子，把威廉帶回到邸裏。

次日一早，男爵夫人替姪兒陪禮，送了一張請帖去請哈利到「愛斯夢大佐英倫住宅」裏。哈利一到，男爵夫人用佳妙的古禮，把他介紹給家裏的親族。哈利即時和她親密起來了，後來黑奴岡巴，又源源的說出浮吉尼亞這麼大的財富，將來必是哈利承襲的，又添了許多誇張的話，那些勢利的下流人聽了，也慢慢的和哈利關切起來了。

有一天，男爵夫人和哈利談話的時候，取出一張照片給他看，那是一個可愛的少年婦人，穿着一身安皇后時代的衣服，男爵夫人對他說：『你母親可有對你說過，她的母親沒嫁你祖父以前，在英倫還有一個女兒麼？』哈利說：『從來沒聽見她說。』

『你祖父也沒說起麼？』

『沒有。但我們小孩子時候的照片簿裏，他常常抽出一個人頭來，和現在這張照片很像的。』哈利說着，眼光專注在美貌的照片裏。

男爵夫人帶着一種懷喪的聲音，又接着說：『你見了照片，想不起什麼人麼？』